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七

南華

七

ロ 13
1406
7

在宥篇總論

郭註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為故以在宥民有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服從而法不撓也後世爲天下者失其轄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狄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莫之情之家傳自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所

新鍥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七

外篇在宥第十一

陸方壺云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之使各安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攖人心而實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言無為中翻出個不可不為者

1408
7

以頭絶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発見者有在于是因故不至倫囊人心不至于蠱壊後客无為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問以発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来而桀跖之所以為称者也故黄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静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国次之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広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将以墮体黜聡守根不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歴叙君臣礼法殆无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无為之別稍去雖若不倚発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徳中来抑揚闔闢刻意無窮読者不可草草見宜深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徳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徳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楽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徳也非徳

集註　宥寛也瘁心病也毗并也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

〇聞在一節

郭注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乱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悪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乱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争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

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処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盗跖曾史之行故挙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挙天下以罰其悪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无常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人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問喜怒集乎百姓之懐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蕩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志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主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競其事迹故向今懸妄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林鬳齋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静定則不淫矣。宥者寛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静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曽史盗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更無軽重矣。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竪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

【呂註】天下者万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圓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遷其性則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人莫不有冲和之氣以与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于陰故傷其冲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摯

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盗跖曽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

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尽卓則難及鷙則不群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性所以不得而安也

【劉註】在者只以此身寄于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飾亦若存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迁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若是其所見真處

【范註】忻忻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悦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过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半途而廢不成條

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為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陸方壺云】在宥者。如如自在之象。宥者寬舒自得之意。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

理也

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譬之臧穀亡羊。無論博也。以下又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于陽。太怒則氣并于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盗跖曾史之行。接迹于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察。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鷙者鉏擊而過於猛。四者盗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戾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乱性之民。君人者分為善悪。定為賞罰。率天下以賞之。然能賞于賞之所及。而不能賞于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

○而且一節

郭註 當理無悅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又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臠卷傖囊也不能遣之已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

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于罰之所及而不能罰于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以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弃我以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无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礼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乱德悖礼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損益乎其真尊之剖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儃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乱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我矣爲不貴愛以身于爲天下而以御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于愛托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聦明則不引而属乎声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爲淵默雷声其声出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来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吹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劉註 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圓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訖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鬳齋云 爲明而好五色爲聦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盗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集註 臠一作欒臠卷不申舒之狀傖囊猶搶攘也炊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去如塵埃自動也

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仁義禮樂明聰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矣臠卷束之貌傖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太公之言不特獵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說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

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以下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遏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

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来也尸居無爲而感[illegible]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居室之中漏日如卯處看日影中微塵侵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

炊累焉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
我容心以治之哉○陸方壺云然而性命之情不時為賞罰之所乱也又且
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
恬淡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
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為應迹
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失愛悅之心反
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
声也何以故人之有声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
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
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
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乱此皆甚言之辭如佛
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
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礼耶是相于技也相之為
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耶是相于淫也淫謂滋

蔓長乱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
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求疵摘
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
人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
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
之情則此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乱天下臠卷
者傴曲不舒之義傖囊搶攘乱之意也然而
臠卷傖囊天下不以為乱也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
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弟子以是而受於
師臣子以是而獻于君父朋友以是而相勸勉
至於啄之冀之鼓之舞之忻樂愛慕不能已已
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
也以下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
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
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己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
以己私與之也不以己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

○崔瞿一節、

郭註 此一段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淡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体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

真性淂矣如此然後可以托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抜也抜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声者不動而自変也神動而天随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致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而上烝之象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遥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唯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

息則还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経疏云念无自性不離本覚本覚離念即是真如金剛科儀妄心尽處即菩提宗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則昧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亦或為人所排則顛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盈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若惱月夜相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箇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儇羨之態以側娟乎勝己之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彫之琢之殆幾于尽以求容悦干世故曰綽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此皆瞿排而進之人形心

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

若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縣騰如天縣而天如云不測懸絕也忿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攖也已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而堯舜則之於是股无胈脛无毛胈一作㲉發膝也股無胈者薄於自奉也脛無毛者勞于跋歩也愁其五藏若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其筋骸也堯舜之為仁義以攖人心也可謂至矣然猶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于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伸者堯舜以刑

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

戮施于下而湯武以刑戮施于上故天下大駭故失堯舜之勖旁舟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為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為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己者則喜之而異於己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无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訑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而以刑戮威天下若釿

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施 音異　釿 音斤　嵁 音堪　枕 去声　桁 音杭　椄 音接　槢 音習　嚆 音蒿

林鬳齋云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趨下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淖約僨美也剛強之人或為淖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礱也諺云入太學者

鋸縄墨椎鑿之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天下籍籍大乱所乱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唯其任刑以威衆是夫者伏處太山嵁岩之下以免禍而万乗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事有参差不等而誅同以死断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串為衣之有桁者李世皆懼于法絆之嶝資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离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媿而不知恥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僥倖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

菱角入去鷄頭出来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彫琢其内熱時如焦火焚其寒凛凛時如凝氷焚此皆形容人心焦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来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循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静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僨驕與憤同僨驕亢戾之状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経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

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枘鑿也椄槢者桁楊之管枘圓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夫桁楊則必有椄槢製桎梏則必用枘鑿其事相須以諭有仁義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于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為盜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嚆矢者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矣其无愧而不知恥也

陳註 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

見得僨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荘子之筆亦未易能也股無胈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労其足也矜音勤與矝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内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労苦如此雖如此労苦而猶有無柰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荘子喚作尭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

之使傷而不全彫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僨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僨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乱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殊者絶也剹者辱也

焦註 攖引也劇傷也攖而天希高慕遠也施延也縄墨殺之也吝々相賤籍也析楊長械鋸頸及脛者梏桔梁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其辟談者足與手倶起也嚆矢令之鳴者枋云嚆大呼也

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知而以人為愚自以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胥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説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藉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以下言其不勝天下遂

至於用刑銷鋸縄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縄束縛者也墨黥淄也春春者猶籍籍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黄帝始也賢者隠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與噫同嘆之之辭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

鑿處桁楊椷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拶也桁楊椄
槢曰聖知而有桎梏鑿柄曰仁義而有桀跖借
曾史之說淂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
嚆矢也椄槢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今之響
箭也 ○陸方壺云 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
進之則上言其易揺蕩也上下囚殺言無
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
之熱凝氷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
不琢各全其朴則俛仰氷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
海風俗之所動也静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
而踴躍人心之變棄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静而
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
也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
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

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
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駭其迹愈粗
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
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禹湯之異明斯異者時
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
豈真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
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
譏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稍
延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
有斤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于爽若任自然而
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
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
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
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
偽者竊其柄于是主憂于上民困于下矣由腐
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
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桁楊
以椄槢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

○黄帝一節

郭註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尔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无也老荘之所以屢稱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于已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摇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静而不夭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内全其真也閉女外

于衆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析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槢之為哉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絶聖棄知去其所以攖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

失其分也知无涯則敗矣夫盡陰陽之原乃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藏言但當任之也取於尽性命之至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無窮无測而人以為終極徒見其一変也皇王之称随世之上下耳其於淂通变之道以應无窮一也失無勞之道則自信于一偏而不淂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止無心者也生於无心故當反守无心而御徃也入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参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緡昏者物之去来皆不覔也独存者以死生為一体則非徃而非存也

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

呂註 空同之上无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朴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以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无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必至于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体无視无所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正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內

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

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然後神而保之之道多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淳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敗陰陽有藏其藏也在然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黄帝又語以向之所謂无見聞知道之体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无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无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以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

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林鬳齋云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

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无窮遊无極則以為終盡者非知我者也身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无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独存則求之吾身不知倚物而所以至于此也萬物之灵惟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聡明悄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華之焉則彼以慈為室者固不厭數々言之也

【翼註】按山海經廣成子治太易屯家二十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残言其情在于欲已長生而外託于

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宦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薄蝕廢其光也。荒靡也。翦翦猶淺淺也。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聴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静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静。形不勞役。氣無揺動則可

養民人遂群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群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于日月以象占之則耳自先病矣真人倖人殺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膏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至道而問已不情佞偽之種道佩從生間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无所後施故其問如此窈宜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至道者患其散且偽故窈々冥々者所以致一也昏々默々者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所抱神以静則無為也心

以長生。今脩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皆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聴抱神以静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脩養家所謂嬰兒是也。慎汝内。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淂以動吾心也。絶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淂全其徳也。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太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太明之上。太虚之

無所知則无息也必静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无敬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至彼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為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滋之門陽有藏自為我畜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益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其人其盡死而我独存乎言至道者能冬死其人而彼得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

上也窈冥之門無盡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滲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循筵也入窮也言欲教汝盡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

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湯是則深道矣故人其冬死而我独存若此之謂也

羅註　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為土矣緡綠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勞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死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昧得道之人尽死而我独存乎三乎字有惻然閔世之意

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盡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盡有味以粗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

集註 質，正也。族，聚也。未族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貌。僊僊，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任而壯也。千二百歲，李淳風全物藁云：千二百歲謂之大運，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泯合也。緡昏並无心之謂也。

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瞶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盡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緡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

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乎。○陸方壺云：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閟密藏也。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滲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辯。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朴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朴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攖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

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
月之光日以益荒而佞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
之氣徵于陰陽驗于三光符于草木著于人心
有如此者是汝之治為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
乎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
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故
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
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
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言其過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
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
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
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
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体道者必
其清也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
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

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多聽則精搖
于耳心多知則精搖于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
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
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
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
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
檃括無遺妙哉妙哉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
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屏絕其思慮也
如斯而論可謂体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
可不知也吾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
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
吾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
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壺判
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陽而天地有官
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永為吾
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
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

即冊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鬳齋自謂看莊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于冊書上究心是以注無印証只將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訣破直洩天机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于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閑外而已何謂處和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即冊家所謂火候也一即冊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款而道合真矣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以下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朴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便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見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盡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于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无窮之門而遊無盡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体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来吾不知其来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一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

郭注 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内足者舉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衆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失順物性而不治則清不逆而經不乱玄熟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群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乱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仙仙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使歸天心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无際也莫然无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為真復渾沌无知

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知雲將不淂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間有闕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陸注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无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蒙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淂指以為實倘然自失之貌贄然拱立之貌鴻蒙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皆不自滿之意有以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浩蕩令地畫出宛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明[illegible]汝鴻蒙以弟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知荅之旦夢正所以為鴻
蒙荅僞知正所以為正荅也不
覩乎渾沌死于竅鑿大朴散于
影豕知識之開太道之隠也再
遇再問徙以不知荅之故曰浮
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
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於佚之
狀鞅掌紛泪之貌言物之遊于
太塊者差是乎紛紛泪泪然其
作止狀累莫非真机之自動故
鳶自然飛魚自然躍天真游衍
万象一如體認真切直是不荅
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
又作知爲雲將言我聞夫子猖
狂之教自以為猖狂矣其如為
民所随既為民随則民之一身
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
不得已於民矣願聞一言而治

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
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放）音倣（涬）音幸
（溟）音冥（渾）上声

【林鬳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
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倘然自失之貌贊
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

之鴻蒙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
順之則气序自調群物自生拂
而乱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
義成即順成之成鮮禽獣之群
而鳥皆夜鳴則乱經拂情之徴
也佛者上古之世人与禽獣群
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々生
生咸若其性今也鮮別其群便
生嫌忌机心一動故鳥皆夜鳴
互相訛傚乖戾之気上干災变
禍草木而及昆虫有心治人之
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攖
人之心与此同旨雲將見説治
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
則吾奈何鴻蒙言毒哉僊僊乎
僊々長久之蒙言治人者自三
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薬救矣
歸矣徙云云雲將歷問

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
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荘子形容鼓舞
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轂而對
曰遊仰而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群生之問便與
前黄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
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
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
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泪也無妄真
也遊于擧世紛泪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

鴻蒙不肯遽言以表矯僞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养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于心养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养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养也徒衆也言人心攖之則亂养之則馴爲人上者恬淡無爲澹然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謂心养者謂以有心养之一毫涉有心終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体者去其聰覽是毀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黜其聰明者黜其頑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忘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

民言歎謝絶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扂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是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轉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虫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攖人心也然則吾柰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

別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涬溟涬溟者无氣之始無畜之初先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个心神二字又當別看解去妄心則心养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則莫然无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凡鑿一竅而渾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无情我若順其自然而無闚其情

言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道一段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养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自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来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溟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影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

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乎。若開之闢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
絶仰而不以有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槖駝傳意蓋本此。一部
南華始終只説箇无知无為的道理，撦出多少議論。若能得其
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之
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
哉。

【鬳註】雲將雲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气也。倘然自失貌。贄然不動貌。歎掌紛淚貌。滓溟自然氣也。

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
曰鬼，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
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
以静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体認。云云衆
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
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
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
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
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

謂情。闚者見也。無問無闚則無所分別，無所好
惡矣。此即無為自然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物
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各自生。固者
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黙者不言也。賜我以自
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
道。躬親也，自也。言自于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
矣。遂拜謝而去。○【陸方壷云】吾弗知，是真知也。
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
求，不知所往。况以無知而已。歎掌拘係貌。雖道
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
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
以為猖狂，則無為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為。天則

無為物則無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
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
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
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
未有不知此悲所以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
以常成而灾及鳥獸昆虫者此以不知無為而
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猶無疾
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歟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
有成心在乎自养而已自养則無所事為而物
自化隳形体則不知有六鑿吐聰明則不知有
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
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
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
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
礴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闚而物自生
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耶
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耶則是闚其情狀物之
反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

○世俗一節

郭註 心欲出群為衆儁也衆皆以出衆為心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与衆无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独無往而不同乃大殊于衆而為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徒多故因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

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

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独群遊是乃獨往独来者也独有斯独可謂独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独異為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独有者也未能独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声也大人之教影响也大人之教影响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响之隨形声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尽問者為主應故為配無响寂以待物也无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万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故无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独生也

補註 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体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无事干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

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林鬳齋云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翺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

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黄帝間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吾所体者道乃外死物是以謂之独有夫大人之教若形声之于影响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無响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對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静是謂方物並作吾以観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須論言也言則出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無己烏得有有其真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与人同也則観有者

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歴聘遊説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也。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哉。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

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造化之間而與天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来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懐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群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

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
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
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
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
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己矣。既已無己
則何者為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
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
見其無。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
中矣 ○陸方壺云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
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

皆矯世絶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
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悪人之異乎已所
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乎衆人人不
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
佚乎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
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
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央
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皆
有見於己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如今
人論治尊仁義悦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
我必曰絶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欲因衆以寧所
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也是其見然
夫衆爲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
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
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狥衆見以為是而已之
獨見行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
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龍有尚焉者乎雖

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謂能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者謂能主張綱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独往独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又起下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如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来也之往也。言其往来自如撓挑無盡也。出入無旁者独往独来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焉有始邪。既無始矣焉有終邪。曰與日無始

○賤而一節

陸註 此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

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太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大道脗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我和。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焉得有有乎。故以有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礼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変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独有之人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万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万物雖賤莫非朴散之器聖人循物以致用可不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賤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道者不陳可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礼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遍積則加厚無已故礼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辞具言有為之法伏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於此會而通之

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

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逆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則変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焉則尽人以合天矣此亦相矯之辞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友者觀此而已則是而視南華所論有光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会而通之則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以下又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視於天而不助

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林鬳齋云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蓋好。但於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為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

敢々長也不敢則為而不為矣成于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于道而不謀無心変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過近之義言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礼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礼而不拘於礼也直己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而不讓安民晝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乱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殉民矣因于法而不失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逐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

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然法豈能盡棄哉。故曰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疏。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所

貪着其事則不明于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々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于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与物相對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到此分明説破道字佛謂之道者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業推之義即現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敬体天行道而不以無為為尊滞謂之知道者乎在

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可與人同哉。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哉。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助字與助長字同。

增補南華經三註

宥一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无為抑揚開闔变化無窮末自鴻蒙雲將以下突起三峯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

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有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不花也不積則化矣薄遍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花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

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

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迮而不
窒碍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
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
是一意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
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
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尊字相近。主者天道
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
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来讀者只作君臣
說則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

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
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
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
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
也。開闔抑揚前後喚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
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変化故人有不能盡知
之者。蕪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
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
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

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訕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

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着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粗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道粗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便由得他服。

郭子玄云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放之則乱。夫民物

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
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臣彼
各自為故不可以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
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乎當乃居之所
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礼節者患乎
係一故物物体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
非徳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乎執意不為
雖神非天況不神乎觀天不助順自為而已成
徳不累自然與高會也由道不謀不謀而一所
以為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
積也自然應礼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
任應動而動無所辞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乱也
恃民自為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
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乱自體此為故不可
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徳不純矣
不能虚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
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人
道者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

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洛
當所任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走
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
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
臣之位亂矣